

樹經堂詩文集

樹經堂文集卷三

再答孫淵如觀察

丁巳

大著舉孝廉方正議深佩服精博明晰孝廉之舉人多視
爲奇迹畸行失其本意閣下所議洵至當之論東漢孝
廉科得人最盛然鄙俗陋劣之人亦多濫廁故左雄上
言專用文學儒吏其法甚善僕與芸臺學使小峴觀察
精選兩浙之士已得仁和邵志純海寧陳鱣海鹽張燕
昌鄞袁鈞數人聞江蘇將舉江良庭錢晦之而石君尙

書舉程易田胡維君張季和則此二省徵士之賢可以
概知山東爲鄒魯舊邦高行碩學者必多閣下當久物
色之以副旁求之典也至所疑湯陵三事僕曾有管見
陳之左右來咨云劉向云湯無葬處以不封不樹言之
非竟不知葬所按古者墓而不墳都無封樹劉向歷引
黃帝堯舜夏禹文武周公之葬皆實指其地豈湯以上
如黃帝之最遠者皆有封樹獨湯無之遂明知其葬所
而不言耶來咨云河自黎陽已東始有決溢其患在曹
濮之間偃師依山古今不被水災梁行斷不至是按漢

建平初河南潁川兩郡水災不關河決漢書甚明今曹

縣在漢爲山陽郡之薄縣山陽與河南相近河南水災

波及山陽亦未可知

漢書不言山陽有水災

當日案行之使固不

敢臆斷其不至薄縣今反謂行災只至河南郡相近之薄縣斷不至河南郡所隸之偃師揆之情事恐不盡然至以偃師依山遂無水災不知漢書所稱水出流殺人者正指山中水出近年如嶽州祁門處萬山之中被非常之患豈必河決乃爲水災耶來咨不信書孔傳及太康地記以二書載湯冢在今偃師故也不信帝王世

紀者以世紀載湯冢在今滎河故也獨信皇覽者以皇覽載湯冢在今曹縣故也同一魏晉人之書或疑或信得毋以一已之意見進退之未必真公論也來咨云湯始都北亳是曹縣繼遷亳殷是偃師歸葬舊都最爲近之按湯以河患遷都北亳旣不可居恐亦不可葬委至尊之體於洪濤濁浪之濱疑非伊尹太甲所敢出也都於此卽葬於此不亦可乎來咨云秦晉分界兩山夾峙河水不得遷移滎河湯陵非漢徵縣湯冢按書序祖乙圮於耿耿漢之皮氏於今爲河津縣春秋時梁山崩壅

河三日不流梁山今之韓城縣境是黃河遷徙不常雖在砥柱以上亦然蒲州府志記黃河在府西城外宋時距城一里後遠去五里明初復漸東移近城下隆慶四年河大漲溢入城是歲徙道穿朝邑而南移大慶關於東岸萬曆八年復決而東鬻自後又徙十餘里康熙三十四年復東徙今距郡城五里河津縣志亦稱舊汾河至榮河汾陰后土廟下入河明隆慶五年河東徙汾水至本縣西南二十里葫蘆灘卽入河自是灘亦沒於河今河復西徙汾河西南至榮河夾甸渡入海此又近時

黃河遷徙之証以今驗昔徵縣湯陵蓋截入黃河東岍
故今澄城無湯陵而榮河得有湯陵也商邛之境既可
橫隔入於曹縣澄城之境獨不可東截入於榮河乎要
之湯陵皆傳自魏晉主偃師者必以皇覽世紀爲非主
曹縣者必以世紀及孔傳地記爲非主榮河者又必以
孔傳地記皇覽爲非各持一見不患無詞今欲主一廢
百勢旣有所不能理亦有所未可故鄙意不若宗子政
之言一切存而不論可也閣下意在復古具見雅懷君
子成人之美僕亦何獨不然今復瑣瑣奉讀者不遑姑

存其說云爾非欲閣下竟屈而從我也天氣初燠諸惟
爲道自愛

新建縣訓導程君墓志銘

丁巳

君姓程氏諱燮字體和其先休寧人自宋遷江西之上饒歷十餘世諱德貴者復徙居鉛山及君十五世矣科第冠蓋爲邑右姓曾祖諱允麟祖府學生諱澆澆生六子次太學生諱廷桓其五諱廷榮君之父也太學生卒無子而君後之君年始十五事母得歡心有田數十畝君付其叔父經紀之不問其出入獨益殫力於問學而文日進縣試輒冠童子軍戊子舉於鄉例選知縣辛丑以大挑授新建訓導君明于當世之務凡民生吏治得

失利病類能言其故而持躬待物一以誠敬戊寅己卯
聞君與余同肄業豫章書院及余卜居南昌君已官於
此兩人過從尤密余官晉浙君皆以書來論大法小廉
之義刑暴牧民之道娓娓數千百言而謬許余爲良吏
余於是歎君子不盡迂濶于世惜君之將老一官不能
行其志也君既任司訓能自靖其職修學宮建高士橋
皆君爲之倡更以其俸所入獨修葺節孝祠大吏嘉之
載其事于南昌府志以故士大夫夫之知君者爭賢君無
異辭君居室極儉約有佃者負租久不償積至千百金

君恤其貧也一旦焚其券君以嘉慶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卒于任年六十有九其孤企曾兄弟將歸葬鉛山乞誌墓誼不可辭乃爲之銘曰

猗歟程君貌清以臞春舒仁煦胸有道腴豫章萌達君別其區界成楨榦飾以瑤瑜清湖白塔山水之都永宅于茲我銘不渝

答趙雲松觀察 丁巳

昨接手書一切過蒙期許拙詩復寵以序文太冲三賦
藉士安而增重矣感何如之承教西魏書掛漏一則極
費清心所示宗室內少元育元贊元廓八柱國內少李
弼獨孤信等十二大將軍內少侯莫陳順宇文遵等按
育贊二人已載宗室傳惟贊誤作替元廓卽恭帝也至
斷代爲書列傳自有限斷嘗怪漢之陶謙臧洪荀彧公
孫瓚董卓二袁諸人皆未臣魏陳壽載之國志殊失史
裁范蔚宗悉收入後漢書是也然黃初諸臣曾仕建安

者甚多使俱入漢書則無此義例矣爲此書之初搜羅周隋兩朝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餘人周書列傳中非西魏臣者十無一二勢難廢周書而改爲西魏故拙撰列傳以宇文受禪爲斷其下仕周隋者卽不立專傳雖尉遲迥獨孤信謹功業燦然亦從刪削然封爵表載其爵秩大事異域載其勲畧柱國大將軍之制載于百官考似可與列傳互爲補苴不致闕漏矣此區區作書之肯不識以爲然否大抵吾輩著書得失必各參半蓋一人識見旣單且精力有限顧此失彼之處誠所不免不

得良友補正之則疑誤終無從改訂矣昔子建嘆敬禮
之達言吳纘糾歐陽之新著先賢風尚竊希慕之尚所
不惜教言俾得遵以刊改尤荷高誼無旣近今著作如
已脫稿亦希寄示以供核字之役或可進一得之愚也

再答趙雲松觀察丁巳

拙著屢承指正足徵知愛良深惟鄙見有與尊意不盡合者敢布陳之來書云陳壽作三國志時後漢未有正史故列漢臣于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入後漢書按陳壽晉人也漢劉珍之東觀記吳謝承之後漢書皆在晉前勒成漢史且後漢著述晉代尚有六家唐宋俱存非創始范氏也來書云荀彧參曹操軍始終爲其謀主佐成大業則聽其傳于魏志可矣而范蔚宗入於漢臣內此於限斷之中寓變通之法按文若始則見漢室崩亂

申其匡振之義繼則阻魏公九錫勉以忠貞之節遂至
見忌阿瞞壽春仰藥或卒而操始稱公乃知或之爲操
謀者皆爲漢謀也終始漢臣捐軀明志漢書立傳義固
當然蓋人心天理之公非遷就節取之謂也來書云李
弼侯莫陳順當周閔帝受禪之年卽卒趙貴獨孤信并
以謀殺宇文護被害不得盡指爲周臣不爲立傳按弼
順以垂死之歲食佐命之勳使其早沒恕彼二臣則
錢謙益龔鼎孳輩卒于順治之初將登諸故明之史矣
至貴信謀殺權凶義匡周室此宇文之忠臣於魏何與

乎來書云唐臣趙光允王處直二人歷任宋梁後唐而
新唐書仍爲立傳按光允父隱處直兄處存唐書本有
專傳光允處直不過憑藉餘光附見父兄傳末目並無
名非爲彼立傳也且以彼二人官知制誥爵晉郡王代
受唐恩而屈膝篡賊恥孰甚焉薛史所載於義爲允矣
來書云隋裴矩入唐爲民部尚書唐修隋書特爲立傳
後宋祁又爲立傳于唐書按唐初五史並修陳隋舊族
布在朝廷撰錄諸臣遂多枉曲姚察隋祕書丞也以其
子思廉之故復以陳書裴矩唐民部尚書也以其子宣

機之故仍列隋傳夫舊國新朝義無兩可察矩諸人生則託名堂阜之囚死則高抗首陽之節既保富貴于一身更盜清忠于汗史使貞觀當日窮其欺罔之私治以舞文之罪恐思廉魏孔難邀寬典矣宋氏載喪矩于唐書所以糾正之也來書云五代時張全義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後唐入于唐臣傳馮道歷仕數朝居正以其没于周入於周臣傳終覺未妥故歐陽另立雜傳以處之按張馮頑鈍寡廉行同狗彘居正安置二人最合史法猶之文姬尖節晚嫁董夫范書列女只標董

祀之妻不聞更稱衛婦也歐陽禰傳之立則謂其不能
定爲何代之臣亦若北里平康不能定爲誰妻誰妾矣
深惡痛絕于斯爲甚至乎史冊義法書人記事各有攸
宜有詳畧之方有互見之例當合紀表志傳而統論之
不可沾沾僅求之列傳也來書所云趙貴諸臣功績拙
著業已載之大事異域兩表益散見各傳似亦不爲挂
漏又豈在專傳之有無乎凡此皆僕平日尚論之私輒
敢質之左右特在同心畧無隱飾伏惟垂察

後樂園記丁巳

浙江布政司署之西舊有園曰後樂明右使莫子良嘗作詩刻石於中園既久廢而署東有屋十餘楹蓋昔人公暇燕息之地今亦頽然將傾圯矣余乃爲集工修葺之事既竣遂以後樂名此園園之北曰蓬巒軒宋淳祐鐵鑊在焉南爲廣經義考齋其東曰八瓊書舫西爲小亭移置莫詩於亭壁又東爲四照樓庭中疊石爲山蒔花木而蛾眉寶月近列簷際曉夕烟靄萬態每與賓客登臨觴詠輒不自知其倦余自癸卯家居丁未之春曾

一至武林愛其山水竊計他日得守杭州足矣越八年
而余陳臬於此甫一載而去西湖風月有東坡夢游之
感乃今自晉陽復來浙爲承宣使離合去留之故蓋非
偶然其敢因仍苟且聽其隳壞以負此土耶夫物之顯
晦有時而事之興廢在人園亭其小者也爰記之以告
後來

硯銘丁巳

門人陳大文簡亭開府粵東以硯見貽爲之銘曰
割端溪烟作蕙潭田我田勿荒匪陸氏莊置晉甄側比
鬱林石廣經義考永以爲好嘉慶丁巳六月初八日

講筵四世詩鈔序

丁巳

余庚辰通籍出大興翁覃溪學士之門而桐城張侍講中峻先生實爲學士師故常得備聞先生遺事及詩章甚多其後備員詞館與先生令嗣樞亭少詹共事講筵日在起居注館中少詹獨嫻體例每稱述館中掌故若數其家事然者蓋張氏至少詹直講筵者已四世而羣從昆弟鳳翔鵠立文端以下多至十人儒臣榮遇固罕有倫比者矣洪惟我

朝

列聖相承道隆治邳太和之氣蔚爲休祥一時名賢碩
輔應運挺生而桐城又爲江北名邑山川盤鬱深秀宜
其篤生才俊從容珥筆以宣贊

聖化詠歌太平若張氏之一門貴盛其故豈偶然歟昔
荀淑里號高陽王通述有六世張氏蓋遠過之矣少詹
弟蠡秋司訓游武林以所輯講筵四世詩鈔屬序于余
春容莊雅渢渢乎

盛世之音也而余與少詹囊筆

禁廷忽忽已三十餘年讀少詹詩尤不能無感云

禁止地棍阻葬檄

戊午

葬親人子之大禮攔喪國憲所不容浙省嘉興府屬地方遇有葬事近村鄉民環索演戲藉稱平安此風相沿已久詎近年以來詭岐百出才悍尤甚或地係舊買則原業之子孫出頭訛索或地屬新置則出產與中人挺身串詐非駕拋骨大題卽假侵越誑控親柩未及臨地而差役早已在門至臨葬之時運載砧灰近水之區港門浜口輒設重重柵柵每過一柵索錢三四五千不等否則船不放進出錢幸得到地卽有地棍率眾來議需

席折乾需搭臺演戲一村未了一村復來甚至酒席不
下數十家演戲必須七入臺爲首之人尙索另酌稍不
滿慾砧灰拋擲一空子孫及送葬人被衆扭結打罵葬
親事大忍耐尤其所索以符所選日時幸得封砌則又
把持硬包挑泥倍索工價而戲臺又要搭在塚前欲防
踏毀又須額外再送酌金種種逞刁勒措索詐目無法
紀通府皆然石門爲尤甚以致中人之產竟有一營葬
而破家者若欲興訟又慮墳在彼鄉恐被挾恨暗損惟
有忍氣吞聲向隅飲泣且使保守身家并單寒畏蕙之

輩懼受刁詐寧蹈久淹親柩之罪不敢謀營窀穸誰非
人子誰無父母言之心傷聞之淚下查地棍結黨訛詐
攔喪阻葬最屬可惡除杭嘉湖三府屬縣業經本司出
示嚴禁并飭令訪拘究詳外合亟飛檄飭查爲此仰府
官吏文到立即通飭所屬查明各境內如有此等惡習
速行據實詳報以憑給發告示一體嚴禁仍督飭各該
地方官寔力確訪拘案從重究辦毋任地保胥役人等
徇庇捺攔該府縣亦不得任意寬縱有干叅處

谷馮鷺庭編修

戊午

承示嚴州應屬浙西其稱浙東者流俗之失其見考古

雅懷浙江省境

應稱布政司不當沿元代行中書省之名今姑狗時病

西至徽州

東至海浙江源出徽州

水經浙江水出三天子都縣注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

水出丹陽縣東南蠻夷中

東入于海杭嚴嘉湖四府在江北金衢寧

紹溫台處七府在江南使竟畫江爲界稱爲浙南浙北

則尺土不可移易矣若東西本無一定之界卽不必有

一定之稱按宋書州郡志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

興東陽今金華

新安州

今嚴州

永嘉州

今溫州臨海州

今台州五郡爲東

揚州當時雖無浙東之稱而東之名已權與于此

唐以前無

浙江

唐初浙江全省隸江南東道

見新舊唐書地理志

乾元元年

乃曰浙江分東西道節度使

見唐書方鎮表

浙西領昇

今江蘇

潤

今鎮江

宣

今安徽寧國

歙

今安徽

饒

今江西德江

江

今江蘇

蘇

今江蘇

常

今常州

杭

今杭州

湖

今湖州

十州浙東領越

今紹興

睦

今浙江

衢

今衢州

婺

今浙江

台

今台州

明

今浙江

處

今浙江

溫

今浙江

八州貞元

三年

乃以睦州隸浙西觀察使

見方鎮表

一朝之設官分地

因勢利便具有經緯其分爲東西者統計大勢如此非

沾沾僅以浙江一水定數千里方位也故稱嚴州爲浙

東者乾元之制稱浙西者貞元之制皆無不可豈必乾元誤而貞元是哉如以嚴州在唐曾隸浙西卽不可更稱浙東則嚴州在漢平爲丹陽郡歙縣地今必當改隸安徽不可復稱浙矣且東西南北移步換形州郡分併尤無定制若今河南省兼領河北江南省兼轄江北湖廣之蘄黃舊隸淮南今安廣西之桂林漢屬零陵今湖如此類者不可更僕數要於職方疆理之道無所乖戾卽於名稱無所妨碍昔閻伯詩胡東樵顧景范諸君皆深于地理未聞議及唐宋分道分路之誤者此也

國朝本無東西浙之制不過相沿舊稱未爲大失惟謂
嚴州在浙江之東此不達地形之言誠有如閣下所譏
也故欲正今日之方域必以浙水之來處爲西則金衢
亦在浙西浙水之入海處爲東則杭嘉亦在浙東耳惟
閣下好古而知其意按地而辨其形故不憚反覆陳之
惟鑒察焉

宋遼金元別史序

戊午

自是失官守而博達之士各以所聞見紀錄爲書于是作者衆而載籍日益繁君子每以其不雅馴爲患然司馬氏之作史記必取裁于世本國語國策楚漢春秋及李延壽編次南北八代之書亦遞采雜史于餘卷蓋後世實錄國史之所載者不盡詳賅公直故雖稗官小說猶若葑菲之不遺矧別史之具有本末者乎至于一代史成而補正之書繼作徵事發凡尤必有超越前人者非漫然奮筆矣常熟席君博聞好古藏書尤富嘗因錢

梅溪索余西魏書日將以翼正史也余甚愧其意日
以所刻宋遼金元五書來質于余東都事畧南宋書者
宋別史也契丹大金兩國志者遼金之別史也元史類
編者元別史也其爲書或先正史或在史後要其詳贖
典則足與正史補苴參證則一也余以此歎席君之能
識其大矣近代刻書家毛氏最盛以經史有功于藝林
甚鉅今毛氏十七史板席君旣購藏之又將廣搜別史
開雕爲諸正史之附庸吾知掃葉山房之名與汲古閣
並壽于世甚爲席君期之

汪煥章廿四史同名錄

戊午

史以名治者也春秋以道名分莊生所云名之大原猶
素及人名耳項籍不讀書然曰書足以記姓名其言未
爲不知書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是史以記事爲主
事必因人而見故史學貴於治名姓也太史首變左氏
編年而分人以爲列傳二十三家效之遂爲定法故二
十四史列傳目錄卽二十四家記事之綱領也太史以
前未分列傳則杜氏之治左氏春秋乃有世卿公子諸
譜亦以治人名爲亟也列傳旣分以後則有附傳之名

與散見本紀表志之名列傳目錄所不能括而史籍日
益猥繁惜無專治其事者也至於同姓名錄仿於蕭梁
其始不過徵事比類供辭章用踵而起者數家雖多有
所增大指仍不外乎徵事未有專攻其事爲史學也及
門蕭山汪君煥曾以各進士爲循良吏直道彈劾杜門
著述專以姓名攻史補前人之所無旣著史姓韻編以
括全史之人名矣復搜同姓名者於前人所忽摘抉無
遺且爲考其似異而同似同而異無名存姓失姓徒名
罔不訂正蓋實爲史學辨證之書而非前人比類徵材

之用其有功載筆爲獨絕矣汪君問序於余余謂韻編
正也同名窮其變也一經一緯反復貫之二十四家文
棟之書指諸掌矣雖然余於斯有感焉史以名治人名
其一端耳春秋以道名分其言實本夫子正名聖人以
名治者後代卽以名亂古今制度名物人心學術趨操
間其名同也諦審其實求其不如斯錄所謂名同而人
迥異者蓋幾希矣觀於是編不可不深長思也

吳越錢氏志序

戊午

乾隆乙卯啟昆備官浙江按察使時方葺表忠觀既落成乃得肅拜五王遺像退而歎王之功德貽于越者固大亦其裔嗣之賢達彬彬雅足以振其緒業而紀載之以傳于無窮宋之世婺州刺史儼作英政錄記其兄忠懿事蹟而希聖樞密復有家王故事及貢奉錄二書要以載揚先德自是代有傳述不獨錢愾私誌而已前者立羣上舍作金塗塔考余既爲之序竊以五王勲績以武肅射潮捍海事爲最鉅不可無專書其他遺文舊蹟皆

可放而求者欲上舍廣輯之既而余遷晉藩及復移浙
水上舍亦尋歸梁溪余方以不得見錢氏之備志爲憾
而借仲奉其叔莠園之命編爲吳越錢氏志則海塘及
經籍金石書畫莫不具載次以塔券蘇碑三考又別爲
志餘凡十六卷秩然有理燦乎其太備矣余嘗考隋唐
之際羣雄並起其有聞後世者惟歙守越國之裔徧于
天下而錢氏居吳越之間文章仕宦照耀東南宏聲終
譽久而益光其故豈偶然者哉啟昆少出毘陵文敏之
門實溯源于文端今與武林錢氏爲姻亞是志也固余

所樂得敘之以爲光耀者也于是乎書

寶研圖自識 戊午

往得永平輓八命工製爲研旣以名齋復作此圖曰寶
研頽然箕踞乎上者老夫也執余手者長孫晉奉研者
第三子學垌試研者二子學崇視研者則長子學增也
二子各有所事故侍坐于側也余性寡嗜惟與研相守
最久今老矣未嘗一日舍去將以此貽子孫雖然輓八
也數傳之後或不能保其常聚况他物乎然則所寶者
固不獨在研邪時嘉慶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余年六十
有二學增二十學崇十六學垌十二晉才五齡蘇潭老

人記

コノクニシテ...

與姚夢穀比部

戊午

陳碩士來得奉手教良慰良慰漢宋小學之書塗殊徑異或者互爲尊抑不知各有本源六書九數者周官保氏之教也三德三行者周官師氏之職也劉錄班志極有分曉錄史籍以下爲小學而弟子職入于孝經本末兼該皆學者所當從事庶于制行力學之道無缺宋以來師氏之職大明而小學掩晦近儒乃講求之僕於公暇輯古今書爲小學考五十卷源流略具惟萬經脫稿急于就正未能細校且體例參差之處正多諸所削正

金求大序以光斯錄又附呈蘇潭圖乞爲作記與詩也
聞大集刻成維君回杭時希賜讀

與錢竹汀少詹

戊午

小學考已匆匆卒業朱氏經義固不及小學然其擬經一門只載孔叢中之小爾雅而漢志之真小雅反遺而不錄隋志載七錄庾氏之演說文焦弱侯作經籍志誤以梁有爲姓名盧抱經前輩補宋遼金藝文至亦沿其誤而未之正於此見著書之難非一一勘訂至精未有不譌謬牴牾者近世著書精審無過閣下敢以拙撰敬求是正更乞寵以序文又有蘇潭圖一軸在東浦方伯處屬其交存尊齋祈爲題句庶續方輿勝覽者藉大詩

以存此圖也

與陳東浦方伯

戊午

詩之爲道守法者曰謹嚴縝密尚才者曰縱橫排奐顧
滯法則罔恃才則殆蓋不能穩者不能險又惟能險者
乃能穩也謹嚴縝密之中寓縱橫排奐之妙其殆庶乎
僕年來頗窺此旨但執筆追之輒如風影之不可得耳
去秋往浙東勾當公事得詩一卷初付剞劂繼復刊甲
寅以後詩四卷大抵欲存質直疏放略有關係者綺麗
之篇無與焉近又刪訂與辰以來所作曰初枕曰南塾
山房曰蘇潭曰鹿洞曰補梅軒凡五草彙合爲樹經堂

初集十卷雖所取自謂矜慎其如雕朽何也今以已刻
五卷奉呈大教益乞作敘心餘往矣近惟先生與僕兩
人倘拙詩得附敦拙堂集以傳豈不幸哉僕所作小學
考昨甫脫稿史籍考年內亦可告竣書籍友朋此間最
盛僕之復來浙江所得惟此耳維君與錢晦之陳仲魚
共繪說經圖以誌知己之感僕題詩以頌先生公明愛
士之誼維君來謁必見之又蘇潭圖求題句題畢轉交
竹汀少詹是荷

東浦方伯答書

七月中胡稚君過蘇承示書教以作詩之道與大刻
五集哀輯慎取之義曷勝佩服又諭以小學考史籍
考年內俱可告竣書籍友朋其閒最盛旌麾再至浙
江所得惟此讀至此瞻羨慙伏不可名狀吳門書籍
朋友亦不乏而僕乃無所得所謂取人必以身耳三
兄治浙江處難爲之時舉可久之政恢恢乎若無吏
事妨人考古著書如在蘇潭水石亭館之閒其不爲
異人歟僕今在此每日趨公應客外身之老困至於
一服不欲開况觀亦一親筆硯耶蘇潭圖始欲題古體

詩久而自知其不能欲作律絕聊塞來論而又不能
蓋某自八月感暑而病心常有怔忡之疾不能少用
思無可奈何半月前欲專使納還始檢誦來書以爲
奉復之札乃見尚有論致錢竹汀宮詹題辭之意因
致諸錢公昨已題來某旣久畱此圖而不能題詩以
奉納卽吾兄雅量包容某實無以自安惟有望風百
拜而已樹經堂初集誠得作序附之以傳豈非大幸
而某尤不能也某於散體古文近年粗有所窺見於
古人亦欲爲數十篇附於拙詩之刻俾天下後世謂

此人所作尚不至於甚矣庸人之爲而惜其未成今則直無一篇可付刻者矣以視吾兄何其天之在人賢愚高下相去若斯之遠哉近得曾賓谷選國朝

江右八家詩

陳伯璣王千一會庭開師卓山蔣心餘汪翬雲楊子載何鶴年

皆卓然

名家心餘尤天才超逸太白子瞻之儔楊子載骨堅氣厲亦可畏人惟卓山學杜似未盡得其所以然少陵每書一事道一情下筆便極透極淨極紆餘閒有說來不能紆餘者乃其敗筆若或不透不淨則絕無耳心餘之於太白子瞻似尚有求勝之意則恐不能

無少遜之也近周載軒論一名手詩狠鬥古人恐卽
是不及古人處竊以爲知言古人高作本不鬥人求
勝唯使當者自靡其故在神理格力而不惟矜心作
氣之爲耳此與來教不能穩者不能險之義庶有合
與幸乞誨之蘇潭圖奉納希檢收八月前尙能應徃
君說經圖其中卽有傾寫於閣下者錄稿呈教如明
春賤體少健尙不敢忘前命也另有復錢可廬書希

轉交

答東浦方伯

戊午

伴來展誦手教古雅淵茂非矜心爲文者而萬斛泉源
隨地湧現深造古人之妙如是如是近今賢喆多嫻四
六佳者可入六朝若散體古文自應推姬傳郎中獨步
吾兄之文盛爲姬傳僞許彼非苟同人者大著古文專
集必不可少世人每以文集多寡爲優劣真賣菜傭之
見耳竇谷運使入家詩之刻厥功甚偉但僕尙未之見
其諸家得失一經評論想不爽也大抵作詩須識得古
人獨到之處又自知才力萬不能到之處正如兵家所

謂知己知彼者若以己所短爭古人之長三戰三北矣
東坡欲倣昌黎送李愿序而不能曰不如讓渠獨步至
石鼓詩則欲壓倒昌黎今讀兩公詩自以東坡爲勝然
此特偶爾一篇耳昧者遂以古人爲可取而代也豈不
謬哉語云師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惟師子不
自知其用力也而後其力全烏獲孟賁舉百鈞而色不
變是爲神勇來教不問人求勝而當者自靡其此義歟
僕在浙勤思供職年來頗爲吏民所諒是以少能藏拙
而以其餘從事翰墨歌咏太平泰山在前培塿無足道

夾題說經圖風格蒼古迥上拙詩自慚敷易夾雜君得
詩感謝之至日來病目故未能卽作報也

樹經堂文集卷四

南康謝啟昆蘇渾

復孫淵如觀察

己未

畢宮保史籍考之稿將次零散僕爲重加整理更益以
文瀾閣四庫全書取材頗富視舊稿不啻四倍之臘
底粗成五百餘卷修飾討論猶有待焉竹垞經義考有
逸經一門今史考無逸史者以史多不勝載故也敝鄉
王教授謨集其子弟生徒專力搜輯逸書不下百數十
種逸史亦網羅殆備現已次第刊行不識與章逢之孝

廉書多寡何如耳搜逸之法始自王伯厚近日東南學者徃徃從事於此先生於唐律中錄出李愷法經真先秦古書不可不專行於世者文旌何時來浙思得快讀之也

上覃溪師 己未

啟昆學詩千門下者四十年矣詩之律欲其細句欲其
安章法欲其渾成每當構思握管時惛惛然唯恐失之
及其既成視之往往不能如其初志既而思之凡人之
大踏步行者必無顛蹶之患小兒之扶牆倚壁者不能
矣莊生所云猖狂妄行而蹈于大方者其斯之謂蓋律
不老則不細句不橫則不穩字不險則不安章法不澹
辣則不渾成啟昆之學力何能追造此境然數年來徧
覽唐宋諸大家又閱歷世事已深頗于撒手空行往來

無礙之妙諦稍有所得昔者屢承明訓今日忽然貫通
近作曾蒙許可遂感激奮興每觀舊稿輒自嗤爲小兒
學步前求作序遽以丹壑比之誠非啟昆所敢當者今
特大加刪改尙不敢以丹壑自甘且妄謂奪其席矣全
集十七卷今已刻成吾師視之以爲何如倘較曩時過
之則敢乞再作序文爲啟昆晚年定論蘇門六君子誰
爲之長小子未遑多讓焉寸心耿耿不敢不直陳于師
丈之前幸恕其愚妄而賁以藻纘不勝翹企待命之至

重修晉太傅謝文靖公祠墓碑己未

嘉慶三年秋長興令邢君澍以其境三鷗岡謝文靖公祠墓傾頽將率士民修治之而請春秋致祀之禮於啟昆太傅東晉名臣於律墳墓當禁樵牧又嘗守吳興功德在民宜祀於湖而啟昆之族於南康者望以陳郡實爲公裔往者揚州修公祠捐金助之爲文以紀其事矧公墓所在精神靈爽之所憑依者乎顧公墓在長興不見於史邢君作墓攷據顏魯公石柱記及張文規吳興雜錄其言既明確矣啟昆謂魯公官湖州與僧皎然最

善皎然者康樂十世孫也大歷中重建謝公塘碑魯公
爲書碑陰蓋支屬親近其去公墓被發時不及二百年
一家之事聞見尤切體魄所藏於誼至重故知魯公之
記必受自皎然且目驗之非苟然已也公祠墓之修在
宋爲胡文恭宿而其祠所創始及踵而修者皆不可考
今良吏慕懷前哲揆日宅司工作是舉啟昆適承宣斯
土宜申崇報之義爰買田於縣之尙吳區得十一畝八
分用歲所入租爲有司春秋祀事而以其餘營繕祠墓
使永無圯壞是役也子來赴功民力用勸以四年五月

告成事於是爲文勒之貞石以詔來者其辭曰

典午東遷御失其鞠堅瞰淮甸溫問九鼎於赫太傅德
威不曜龕亂扶傾功成宴笑梅嶺峩峩曰太傅阡鏘洋
丕烈澤感九淵始興肆虐太建十一陵摧谷驚災至幽
室五畝有宅召伯比仁嗚呼公德不庇其身長城改兆
公孫夷吾舊守新令載德則俱弁山南峙太湖東流神
車靈旆鷗岡之陬公愛斯民降福有穰民之報公奔走
來享秋菊春蘭式歌且舞區號公名穀我士女靈宇載
新塋園式煥松栢畫寒冠佩雲爛億萬斯年椒音永歎

批答柳州守宋本敬送黃芽菜

己未

接閱稟函具徵雅悃貺來蔬品產自柳城梅蕊纔開菘
芽正茁種盆羅池蕉荔通理中黃質高湘水鱖魴齋心
表素園葵可拔不羅桂海之珍竒野藪堪餐愧佐東山
之退食亮節箴同潔白色映庭階飛雪之前風懷遜此
清淳味生蘭玉浮香以外春盤歲薦飽僚佐之分羹別
墅筵開憶書生之本色本部院初揚糝而去藟願諸君
其茹蕻而飲冰佳饌載登數行附答

送沈秋渚黃芽菜啟

己未

頃得美蔬奉充常膳種經柳子贈到桂林色帶黃柑半
染龍城風露味參白薤亦分甘石苗根懷燕國之冰霜
雪蠻方之瘴癘百五日恐虛肯蓄五十本聊佐辛盤出
老守之清貧與無傷惠交先生於淡泊慙不嫌貧北方
松芥同珍吳地葍鱸並饌宴無佳品深慚太傅之橐飯
有香羹或益東陽之瘼敢曰授餐幕館共君子之食貧
庶幾徧德閭閻鮮餓夫之同色

秀峰書院祀陳祭酒記

庚申

嘉慶四年冬奉

命來撫粵西踰年春課士秀峰書院院爲

世宗憲皇帝賜金所建所以興勵粵士者固在通經致用而不徒文藝之工而已粵西自昔稱荒服然漢時陳君父子崛起蒼梧傳左氏絕學南方州郡經學之盛未有先於粵西者乃後或衰息人材不古若者何歟院之講堂後有廳五楹所以居山長者又其後有房室將傾圮蓋昔人作之而未訖工者余爲撤而新之凡十有一

楹以爲寢室而於廳事中立藻祭酒長孫氏木主率諸
生以時致祀使有所矜式夫蒼楹在漢世邊徼遠郡耳
陳君以經師抗疏朝右鄒魯之士未能或先况

聖朝教澤涵濡粵士蔚然丕變久矣繼自今其必有破
其習俗窮研經術以上副

作人之化者使者實有厚幸焉

飭各屬廣收孤貧增給口糧

庚申

粵西地瘠人貧窮民無告者甚多雖有收養孤貧給予口糧報部核銷之例但限於額數勢難廣爲收育查台前院曾添給額外孤貧三百五十五名固屬善政惟是各數尙少訪聞各州縣孤貧報名而未得補入者尙不乏人守候經年實堪憫惻且每名每年給銀一兩六錢每日僅得四厘有零餬口艱難仍未免有名無實本部院上體

聖天子視民如傷痍瘝在抱之至意特再捐貲廣爲收

養倍給口糧併犂獨小民各延生命合亟札飭到該府
即查明粘單內續添名數迅卽飭屬並移知各府及鬱
林州一體通飭各州縣確實查明無可養贍之鰥寡孤
獨酌定名數每府州不得再逾單開總額悉照達部孤
貧之例每日每名給銀八厘扣除小建閏月添給以本
年十月初一日爲始每年約給庫平紋銀二千兩有闕
之年另行添給本部院預將銀兩給發該府貯庫由各
府暨直隸州先將各州縣酌定數目移明該府存案仍
按季由各該州縣專差逕赴桂林府領回當堂點名散

給本部院仍不時密訪倘有假手書役以致需索扣剋
及將可以食力之人冒濫充數者定卽嚴叅斷不寬貸
該府仍催齊各州縣將名數造具總冊逕送本部院存
查毋任經營藉稱冊費勒索滋事

通飭各屬辦案檄

庚申

辦案之法只就案內人犯問擬應得罪名本是直捷爽快自蒼猾之胥吏無從生發由是擱起正犯反將牽連之餘人歷任之間官庨羅剔抉恣其需索此是辦案相沿之惡習全在掌讞者不受其愚痛絕其弊庶案無留牘而官民相安矧粵西瘠陋邊疆州縣官幕庸劣吏治廢弛由來已久歷視辦案爲畏途專恃捺擱爲長技竟有要案歷至數十年上司無過而問者今屢奉

嚴旨清釐積案正宜誘掖獎勵督其大綱宥其小疵恕

其既往勉其將來使各州縣知大案之易於速結無不感激奮興方是仰體

聖天子撫綏邊方愛惜人才至意若不獎其目前之能辦而必追究其前此之何以不辦遇一案卽叅數官不徒人材可惜且罹議者爲人挾持遂各自危勢必罄其帑藏暗中打點或罰俸完結或鏤級准抵而庫項潛虧又將不可復問至詳辦之員旣罹叅處又爲衆怨所歸反不如偷安怠惰者無人指摘必仍視辦案爲畏途以捺攔爲長技而後已此與吏治民生大有關係卽如地

方官於命盜案件果有賄縱情弊自當嚴叅示懲若不
過限於才識審斷未明尙屬無心之過原可另詳記過
以觀後效正不必將控案夾雜叙入全招庶案牘旣歸
簡淨勸懲亦屬分明而牽惹人証均不至轉輾拖累矣
惓惓之忱願誼在同舟者共留意焉

嚴禁增報陞科積弊檄

庚申

據司稟乾隆六年粵西開墾定例如上中則水田在一畝以下旱田在三畝以下及下則水田在五畝以下旱田在十畝以下均永免陞科久經通飭遵照在案原因邊省山頭地角闕土尙多仰蒙

高宗純皇帝子惠元元

特頒諭旨以卽使科糧納賦亦屬甚微悉聽民開墾免其陞科所以盡地利而資民食

恩至遠也今通省除桂林等十一府州無不欽遵外惟

鎮安府屬一廳三州縣自改土歸流數十年來每年無不具報陞科計至嘉慶四年止該府屬共增錢糧銀一千七百五十五兩零緣該府屬田地不計頃畝以二五爲一什二什爲一伯二伯爲一肆每肆照四畝之例徵銀一錢二分乃向來陋規每肆給墾照錢八千文每伯錢四千文每什錢二千文每五錢一千文書差減半另給在地方官吏固以報墾爲利藪而民間偶有雀角微嫌卽以呈控漏墾爲報復輒指某戶某處田畝有欺隱該地方官據稟差傳勒令增報陞科倘敢訐辯枷責隨

之且動稱親往勘丈令傭人夫供給花戶因費不貲只得按應墾之例增報新墾若干埠伯繳費銷案甚至一田數次加墾者有之迨年終造冊之役如有求免者復以水冲沙壓詳請題豁否則屆期墾科是加錢糧銀一錢二分先需墾照錢一十二千其費重於錢糧百倍之多邊地窮黎何堪受此賤削况既報墾多年卽或閒有未墾之處亦無非山頭地角正與永免墾科之

恩旨相符若仍令照例以地畝之等則定應墾應免恐不肖之員無難將下則勒令報爲上則一畝以下勒令

報爲一畝以上務符應陞之例以遂其得費而後已雖有查弊之名仍無杜弊之實等情到院本部院查立法首重安民杜弊先除需索恭逢

聖天子惠愛邊氓有加無已山頭地角本不禁民開墾耕種資生况邊方饒物之地俱不過下則零星地畝該地方官不加撫字反縱令差役人等藉報陞科多方賤削大千

功令除陋習相沿已非一日姑寬已往外合行剴切示禁爲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自嘉慶五年爲始無論山

頭地角何項科則均准爾等自行開墾毋庸給與司頒
墾照一概免其墾科倘官吏仍有向爾等索費或私給
州縣印照或藉稱親往勘丈許爾等赴本部院衙門據
實呈控以憑嚴查叅究此後新墾之地或有豪強惡棍
明知偷無墾照肆行爭佔者該廳州縣研訊得實從重
究治不貸

清理積案檄 庚申

詞訟案件早結一日小民早免一日之累粵西人情淳樸詞訟本屬地方官果能留心民事所告得實者照律治罪誣告刁誣者加等反坐原告不到者依例詳銷被告不到者比差掣究卽有一二刁民屢審屢翻者究出訟師通詳發遣本屬片言可決何至甘受叅處一味怠惰偷安卽如本部院下車七月閣所接呈詞不下數百件批難發審者不及十紙其餘均于情節緊要處逐層駁詰情虛者無不廢然而返不敢再控可見小民畏法

得情本屬無難無如粵西地方官專以捺攔拖延任催
不辦爲使民無訟之妙訣以致日歷日多刁民無所顧
忌圖准不圖審藉口憲案原告申結書役魚肉善良挾
制把持無弊不作而闕茸庸懦之有司亦遂甘受其欺
歷竟視爲無可如何閱有審詳一二案明知刁民誣告
反以控出有因及到案旋即供明等語曲爲開脫模稜
兩可適足以滋長刁風若不嚴示創懲吏治將不可復
問除將積案最多衰庸最甚之宜化縣令某叅

奏請

旨革職外合亟抄發奏稿愷切通飭札到該道府州立
卽嚴飭所屬振刷精神再限一月內將積案趕緊審明
全行詳結該道府州仍將應行提審之案一體上緊依
限審詳倘再狃于積習全不寓目本部院惟有按冊嚴
叅勿謂告戒之不早也

上翁覃溪師

庚申

從襄山學使處得手諭知近日著書益富經術益深考訂益精涵養益邃屈指時賢未有本末兼該言行相顧如吾師之造詣深至也啟昆厠師門四十年矣不敢以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然少日失學博取科名壯而一麾出守馳驅二十餘載近則官常民瘼日厯寤寐閒有吟咏差勝博弈耳經史載籍浩無涯畔非不欲從事考據惟性所不近抑且功無餘暇千秋之業讓之師友亦可歎也竊嘗論不朽有三曰古志之然皆每下而愈況周

孔無論已砥行立名一善一德亦可以傳臯夔無論已
蕭曹韓范下至守令簿領一命之吏存心濟物卽爲循
良三百篇史漢李杜韓蘇無論已一卷之詩數冊之文
有關風教供人循玩卽爲文人是皆可以不朽而其所
以不朽者則此心此理達乎天地質諸君親而無慚卽
浩然之氣非第以名言也若以名而已矣則亦身外之
物千秋萬世後于我何有哉此區區之忱所以託詠于
古意也數年以來因作咏史詩徧閱二十一史又將唐
宋金元詩全閱一過于作官行事及詩文之道頗覺別

有會心偶因夫子獎借之言而發之深悔往日讀書之
少耳次兒學崇頗自愛知向學因攻舉業未敢令其作
詩若得僥倖春官授一京秩尙有受教之資襄山有體
有帛衡文不足以盡之必將大展其才也

廣西武鄉試錄序

庚申

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漢以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誠以天保采薇之治理首蘋蘩之節必文武兼資而後能宏遠略終燕譽焉唐長安初始設武舉之科其制有長槩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負重者卽今於騎步射之外試以技勇是也宋慶歷六年試武舉以弓馬爲高下而以策爲去留熙寧五年建武學于武成王廟習諸家兵法並訓以歷代用兵成法前世忠義之節春秋各一試雖

弓馬不及而學業卓然益爲優等是則唐之取武舉以
勇力爲尙而宋之建武學以肄業爲先考其制固各有
攸宜而究其弊則慮或偏廢也我

朝立學講武法制周詳既有以化其退慙之風又屬之
師儒澤以詩書之氣故雖邊鄙之士無不漸摩

德教奮志

王路粵西僻在南荒武生之隸學籍者九百餘人其應
鄉舉者亦數百人材力技能魁傑可觀者甚衆蓋其山
川峻削關隘險阻生其間者類皆尙善好勇少柔懦畏

縮之習雖軀幹不過中人而勁氣可鼓昔宋代團結土人爲防守之兵凡谿崗槍杖義撞款保往往雄視諸路近者粵兵協勦川楚小醜殺賊尙力臣等俱仰荷聖恩得邀

議敘此皆我

國家鼓舞訓練有以馴其氣而成其材

聖天子聲靈震懾

天戈所指無堅不摧粵西之兵遂得申敵愾之忱効捷伐之力也夫武生與行伍爲表裏者教官月課學政歲

試卽行伍訓練之方而登科第膺職任者又有訓練行
伍之責臣於考閱時進其藝之疎者勉其奮力於技能
而毋思倖獲其合格取中者益策勵以忠君親上之古
訓他日馳驅

天衢勤求軍志爲

國家干城腹心之用庶無負

聖天子建學造士之恩而收得人之效者又不獨遠軼
唐宋而已

復謝薌泉儀部

庚申

前歲覃溪師命題西涯圖知時帆祭酒得西涯舊址于
積水潭而畏吾村之墓未知其所故拙詩有畏吾村畔
城西路爲訪平泉覓斷碑之句未嘗不致意於文正藏
骨之區無新城尙書爲之重葺也今讀大著募修祠墓
序文乃知祭酒于大慧寺旁竟訪得其墓歡喜讚歎莫
可言喻竊考文正立朝風骨稍遜劉謝諸公然當時實
有難處者至其詩文翰墨照耀古今眞有不可磨滅處
日下諸賢勞心訪古表章祠墓宜也僕雖蹇劣亦樂觀

成且得附名於末何幸如之惟不能多助爲歉然耳僕
在浙江曾修太傅文靖公墓拙撰碑文呈教又拙詩稿
已有八冊知無足觀且說錯尙多無暇校正是以都內
諸同好尙未致送因中有題西澁圖及積水潭之作用
先奉正又聞先生搜羅海內古文細大不捐妍媸並進
僕竊不自量抄呈散行文二十篇土壤細流無益高深
伏祈郢削是幸此闕李五兄名秉禮號松圃者乃春湖
學士之尊人風雅好義昨以尊札示之樂助二百金今

并附上

與秦小峴廉使

辛酉

昨奉書具審閣下臂痛未已欲爲乞身之舉僕意長沙
卑下或爲風濕所致非血氣之衰加意治之自愈方今
吏治清肅正吾輩陳力之時未可遽作九龍隱客也僕
近哀癸巳以來文得四卷以文少不能分體故以年繫
之大抵以文存事無當于古作者之旨欲思託不朽于
將來計惟有賴士安之序矣我輩中以古文名世者閣
下及姬傳郎中姬傳爲僕序書者已有數篇而拙詩蘇
潭集得閣下一序猶未饜區區貪多務得之意故復以

文集呈正求鴻製以光卷首著錄之家因大集有此文而拙著亦藉以傳矣僕嘗謂姬傳之文淵源于其鄉方侍郎劉博士而閣下則祖述蒼峴先生先生文高潔按俗閣下益進以闕肆固宜卓然成一家言也康熙己未以鴻博中選者蒼峴先生暨汪鈍翁朱竹垞潘次耕毛西河諸公皆以古文辭售知傳後若湯潛菴並不以詞章見其爲駢體纖麗者五十人中陳迦陵尤西堂二人而已乾隆丙辰如杭莖浦齊次風亦皆古文巨伯蓋其時於詩賦之外試以經解策問春華秋實兼收並重尤

非浮詞不根者所能副其名近之談制科者每豔稱陳
尤其亦未知今制與昔異耳因論文遂縱言之閣下當
以鄙議爲然也冬寒惟爲道自愛

重修慶遠黃山谷先生祠記

辛酉

啟昆嘗校刻任史所注山谷集每歎先生羈管宜州時
饑寒窮困竟死于南樓之上親戚無一人在獨成都范
信中視舍斂嗚乎君子之厄于小人至如斯極乎先生
既卒宜人祀之于南樓淳熙初宜守韓璧以其地湫隘
建祠城外嘉定八年假守張丹霞自明復建於龍谿蓋
先生嘗僦居黎氏龍谿者黎氏故宅也其後興廢不常
至乾隆中知府查公禮乃恢宏其制今又五十年矣先
生在宜年餘官司迫促之徙居者再崇寧乙酉五月始

與信中居宿南樓晨夕未嘗離及九月晦而先生卒信中名寥權奇任俠聞先生謫嶺表自建州冒瘴癘走數千里來侍杖屨非有平生之舊而犯大不韙以從之游卒至生死不變其志可不謂難哉啟昆來撫粵西輒訪先生祠守者言祠漸圯落矣而慶遠權守朱君開衡有興復之舉爲捐俸助之山谷先生之祀于宜也六百有餘歲查公嘗以張丹霞配食固宜然建祠實始于韓而南樓之祀更在韓前啟昆謂先生之生也信中左右之其卒也信中賻殯之是先生於信中氣誼之感召精神

之依結必有逾于尋常者矣茲以祠成特立信中位配
祀于左明年將按部至宜爇香酌酒敬拜祠下回憶蘇
潭校詩時忽忽十四年嚮往悲悒之懷于是少慰焉已